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寄语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殷切期望。为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本期“新力量专刊”邀请8位青年作家、评论家、编辑从创作实践和本职工作出发,结合历史与当下,畅谈各自的体会与感悟。

——编者

写出时代的精气神

■杨遥



历来是滋生文学的土壤,我们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关于这方面的佳作不少,但是继续挖掘的空间还很大。从哲学层面来讲,“破坏”和“建设”是一组对立面,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里面反映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还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我们要通过书写历史,让人们看清楚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

我们还应该深入当下的生活。现在的生活瞬息万变,来形容毫不夸张。2020年之前,人们坐火车还需要用身份证取车票,验票进站。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今天进站只需要刷身份证,车票都不用了。这只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变化。我也在农村工作过多年,自认为对农村工作很熟悉。2018年开始下乡驻村扶贫,才发现现在的农村已经大不一样。1998年我大学毕业,面对农村的主要工作是收摊派,“三提留”“五统筹”;当下的主要工作是乡村振兴,再往前推,是脱贫攻坚,给农民们送政策、送服务、送资金,一收一送,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他点点滴滴的变化更多。

这些年一直在写,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写脱贫攻坚时遇到的几个采访对象,他们都在吕梁。一位是月嫂,30多岁,她的丈夫是司机,儿子读高中。她不是贫困户,但她心甘情愿去当月嫂,认为凭劳动挣钱过好日子天经地义。为了多挣钱,她离开家乡,远赴汕头、深圳,甚至报名去加拿大,因为给那儿的华人当月嫂收入更高。她的想法是,每年换一个国家,今年加拿大,明年美国,后年日本……钱也挣了,还能开眼界。去年因为疫情,她不能出国,居然花了两万多元通

过网络培训考了五个证,提高自己的“身价”。还有一位做月饼的女工,50岁,因为遭遇家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了婚。为了学会电商销售,一次“顶替”村里其他人的名额去参加培训,学完之后觉得不够,又让女儿为她报名再去学习。她们这种学习的劲头,远远超过了我周围许多所谓的“文化人”。在一个山区县采访时,一个村子的人都靠搞装潢维生,我问村支书人们去哪干活,他回答说:“你心有多大,去的就有多远!我们村的人去得远了,有去北京的、上海的。”我提到的只是个别人,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他们活跃在各个阶层,他们汇聚起来,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新人物,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新时代精神。总书记强调,“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总书记还强调,“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如果说上面的内容表达的是写什么,下面这段是指明怎么写,首先是学习借鉴,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里既包括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包括国外的文化精华。其次是写作的态度,要抱着建设性的目的,真诚客观地去写。我读狄更斯和契诃夫的作品总是被震撼,因为他们的作品里充满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充满对人的同情和理解。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也应该拿出自己的爱,写好我们的这个时代,写出时代的精气神。

(作者系青年作家、山西作协副主席)

2021年7月1日,14亿多中华儿女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新征程的开启。在天安门广场100响礼炮的齐鸣声中,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昂扬的曲调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意味着,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又近了一大步。

在这历史性的跨越当中,青春的力量被牢牢铭记。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而风华正茂的征程里,随处可见奋斗着的青春的身影——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总书记强调,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他希望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我们深感重任在肩。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艺的重要作用,对文艺事业的组织领导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始终,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民族复兴奋斗目标,创造性地提出并解答了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伟大时代的殷切召唤,党和人民的郑重嘱托,鼓舞和激励着新时代以文学为志业的青年振作向前。

以文学为志业,要有与时代同步的步伐。文学自其诞生之时起,就天然拥有一张时代的面孔。在卷帙浩繁的优秀乃至伟大的文学文本内外,每位文学“新人”的呼吸,吞吐的都是时代的空气。我们常说,中国青年什么样,中国未来就是什么样。同样,中国青年文学工作者有多大理想,中国的文学事业就能成就多大梦想。我们要像前辈作家艺术家那样,积极投身于历史与时代的洪流,在历史的主体中确立艺术的主体性,在时代的巨作中成为“剧中人”,成为书写者。

以文学为志业,要有整体性统合性的目光。从事文学事业就如同挖深井,需要我们“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谱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对青年文学工作者而言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它要求一方面要耐得住异常艰苦的劳作,以沉静之心探索挖掘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真善美,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坐井观天,不断历练打造整体性统合性的目光。它需要我们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与现当代以来革命文学传统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深刻关联,看到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关联,又看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与中国当下最深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刻关联,看到文艺与中国人民于新时代新征程中丰富壮阔的伟大实践之间的深刻关联。并在此基础上,要求我们锻造世界性的格局和眼光,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纵深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风云变幻的大势中,看清中国的位置和立场,校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的精神成果、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里讲述中国故事、确立中国精神的正确航向。

以文学为志业,要有建立历史、意义与情感共同体的志向。法国作家阿罗普在《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指出,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应当具备将行动变成诗歌,同时把诗歌变成一种行动的能力,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文学理念超越资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指标。所谓“行动”,在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向度是实现与“诗歌”之间的分裂的克服,最终体认并召唤一个历史的、意义的、情感共同体。不少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曾对文学在形成想象共同体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论证,还有人提出将1939至1942年间的民族形式争论视为在民族国家及其文化共同体想象的政治诉求下思考当代文学的起点。这些讨论充分表明,只要文学创作不被简单地视为个人的独断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的实践方式,那么,缺少了文学性叙事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定无法更加完整地显现自身。长久以来,中国社会深层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学性叙事中的创新性呈现等,一直是摆在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根本性问题。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提到过一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他对贫困地区的群众说:“我们爱挂国旗,因为国旗最吉祥”。类似这样质朴恳切的共同体意识落实到文学性叙事里,理应有着更为生动的呈现和更为丰富的表达。对于青年文学工作者来说,如何在时代要求与文学性实践之间达成融合互动的“分层设色”,如何让时代艺术与人们的生活相统一、让文学审美与文学审美自足鲜活地结合,如何通过新时代文学性叙事的再发现与再创造建立起历史、意义与情感共同体,成为我们亟待攻坚的重大课题。

眼下,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文艺正深刻参与着14亿多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作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人,我们肩负重任,我们责无旁贷。青春气贯长虹。我们要在时代昂扬向上的曲线中,融进自身的生命轨迹,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篇章里,注入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

为新时代中华民族新史诗注入青春力量

■聂梦



锻造捕捉现实的武器

■范墩子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出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号召,特别对我们青年一代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要求。他强调,“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为一名陕西青年作家,站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节点上,我深知陕西文学的光荣传统,深深懂得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要跳出“小我”,反复锻造捕捉现实的武器,与大地接触,做一名合格的时代书写者。

生活永远是写作的源泉,在今天,青年作家需要找准自己的坐标定位,用自己充满个性的表达,去书写生活背后的暗流。快节奏的生活常常让我们迷失,缺少方向感,所以有时候,就得让自己从快节奏中抽离出来,与时代拉开一定的距离。我对时代的理解是,个人本来就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无法背离,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脱离时代生活而写作。

以前我写过许多成长小说,试图通过少年的视角去记录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生活。现在我更喜欢把写作的背景切换到县城、小镇,或偏远的小城市,可能是因为熟悉吧,写起来很顺手,许多想法会不由自主地涌现出来。在我看来,小城是更为复杂的一个载体,有乡村的背影,也有城市的背影,似乎在小城里,人们的各种感觉都很强烈,而这正是我未来想关注的领域。

写小说已经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之所以迷恋这个文体,是因为它可以跨越现实以进入辽阔无垠的未知世界。描述未知,正是小说的乐趣所在。人们相信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小说里能够触摸到真实的人性。因而,小说家就不能用小说来欺骗读者。小说家其实也是一名冒险家,带着一份执著和勇气,在黑暗的原野上奔跑,前方却永远没有尽头。

近期,我的首部长篇小说《抒情时代》刚刚出版。这本书是我对前期写作的一个总结,它容纳了我各种怪诞的想法和探索,包括小说的结构、语言和整体弥漫出的气息。我不能说它有多么好,但它的确凝聚着我诸多的真情和血泪。无论是写短篇,还是长篇,我都是在表达自己最真挚的情感。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太多感触,我宁愿不写,熟悉我小说的读者也自然是知晓的。

在写《抒情时代》之前,我先后走访了多个村庄和镇街,重点翻阅了《永寿县志》,记了大量的笔记。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确应该将准备工作做扎实,毕竟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写长篇小说的经验。写作的8个月间,我耐心叙述有关主人公杨梅的一切,她的成长历程,她的爱情,甚至还有她的梦想和念头,依靠着这些纠缠在一起的想法,我写完了这本书。

写作这本书时,我停下了短篇写作,也拒绝了不约稿,当我全身心投入自己建立的小说迷宫中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叙述的快乐、酣畅和黑暗。长篇对我的诱惑,在于每天都有东西可写,思想上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毕竟面对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在荒野上一次漫长的跋涉,每天能做的,就只有耐心地推敲和打磨,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只能慢慢地写,慢慢地等。

有些记忆可以忘却,但有些记忆却永远不能丢弃,因为它们承载了个人生命中最要紧的部分。写作实际上就是一次提醒,一次对记忆的重新审视。记忆并不仅仅是那些沉睡在脑海里的瞬间,穿过记忆之门,可以看到时光斑驳的锈迹和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这所有过往的记忆构成了时代的一个缩影,也构成了我眼中的现实,作为一名作家,记录时代的变迁是一个永恒的方向。

小说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优秀的小说家都在摆脱旧有的惯性,创造新的且适合当下语境的语言。创造新的语言,也就意味着创造新的写法。现实是小说的土壤,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从现实中抽身出来,这就注定了小说家的命运,时而在现实中观望,时而在超现实的领域里幻想。别妄想完全丢掉现实影像,也别妄想躲在超现实的胡子里完全理解现实的部分。

(作者系青年作家、《西北文学》编辑)

从热播影视剧看伟大建党精神

徐刚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便是伟大的建党精神。在近期热播的影视作品中,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伟大的建党精神的生动再现。比如从年初便“火”到现在的电视剧《山海情》和《觉醒年代》,堪称两部现象级的作品。其中,已被年轻人封为YYDS(“永远的神”)的《觉醒年代》自不待言,观众们早已已被“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破防”。单就《山海情》来说,对于我们讨论今天的文艺如何呈现伟大的建党精神,以及新时代文艺如何塑造时代楷模,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里,如何依据建党精神真实可信地塑造那些扎根基层的时代楷模形象,确实成了一个稍显棘手的问题。不留神,文艺创作就会依据惯性思维,照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式一顿操作。然而,到了电视剧《山海情》,这里的时代楷模尽管仍然保留了过往作品所具有的坚定的政治觉悟,却也能够让人看到稍许的不同。比如,那个开头在扶贫办工作而后成为闽宁镇领导的张树成,这个收尾呼应的人物,便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楷模。他在基层默默奉献,直至因公殉职,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位有着现实人物原型的文艺形象,恰恰诠释的就是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及的建党精神。但是,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人,电视剧也不忘表现他在“大觉悟”中的“小心思”,故事讲到他有时间去党校学习时,并没有掩饰他的激动,这对于基层干部来说是一辈子难得的机会,也自然意味着仕途的升迁。面对“人往高处走”的机会,渴望充实自己,努力学习的老张并没有客气,这一点与过去的干部完全不同。当然,我们并不会就此怀疑他的政治觉悟,反而觉得这个人物特别真实可信。所以,我觉得恰恰是人物这样的“小心思”,把这里的时代楷模一下子拉回了人间。

此外,《山海情》还会用人物的“小性格”来掩护他的“大觉悟”。这便要谈到剧中的凌一农教授。这位帮村民种蘑菇的农林专家,连缀的是社会主义文学中技术员下乡的传统。故事中人物形象的高大在于,他不仅帮农民种蘑菇,还帮他们找市场、卖蘑菇,这显然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奉献的“大觉悟”。然而,该剧的精彩在于,为了不至于让这种“大觉悟”来得过于单调,故事为这位可爱的教授设计了一点“小性格”。尽管剧中的他表现出的是担当使命,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但表面上却要将其归结为好面子的“小性格”。他看上去真的就像是吹牛吹出去了,不好意思言,宁愿自己贴钱帮群众卖蘑菇。电视剧正是用这种“小性格”做掩护,使人物形象不至于过分拔高。

按此思路,《山海情》里最值得说的当然是主人公马得福。与张树成、凌一农相似的是,马得福的形象也与习惯意义上的时代楷模又有不同,甚至更加复杂。他当然有政治觉悟,也不乏一些小心思,但也包含着更加明显的功利性。他很清楚自己作为“公家人”,端上“国家饭碗”的不易,因此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人都在积极配合他的工作。电视剧生动地写出了他的成长。于是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出场时的耿直、倔强,到后来逐渐成熟,工作能力显著提升,甚至开始有了一些“智慧”。这里并不纯粹的地方在于,马得福的选择在政治觉悟之外,更多会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这在过往同类人物身上是绝不会出现的。比如他对伴侣的选择。故事最后,他和高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发生的过程并没有特别交代,但是观众马上可以理解,因为这和人物的行动逻辑能够对上,因为他从一开始似乎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于马得福的功利性,该剧也常常借助人物的口来批评他,这跟张树成是完全不一样的。张树成因公殉职的时候,连一向自私的李大有都哀叹,这是一个好人。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电视剧到了后半段,在张树成回到闽宁镇之前,马得福心理层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这里包括他对一些形象工程的配合,对于挪用工程款的隐忍,更为致命的是对于未来的迷茫,他甚至准备当逃兵,随岳父调去大城市银川。

这一方面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其实也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理念:好干部其实是需要培养的,英雄也好,楷模也罢,都是需要不断敲打、锤炼,乃至久经考验的。在马得福消沉、茫然、退却,甚至开始游走在腐败边缘之时,当他无意间将村民指斥为刁民时,父亲的情感教育适时出现,涌泉村作为仁义的村庄的历史也悄然浮现。还有老领导张树成的及时指导和教育,这对于迷茫中的马得福都是极有意义的成长过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党的好干部、时代的楷模,并不是一出场就那么成熟,那么坚定的,他们需要培养,需要历练,需要不断成长。正是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塑造时代英雄,发扬并践行伟大的建党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